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葛均义(下卷)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葛均义(下卷)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## 目 录

浮世 .....	(1)
九九重阳 .....	(547)

## 五十二

烟客无心思去看二溜子的那一份得意，一进镇子，就又想起那根金条来了。十足的赤金哩，头回见着，一辈子都花不完！不知道警察局这会儿找着失主没。

卖了菜，粥摊上喝了碗粥。喝着粥，还想着那根金条的事，被大灰瓷碗的缺碴割得嘴唇生疼。

粥摊上出来，到了街上。一路寻思着，脚底的路，已走出很远。一抬头，竟又回到老地方了。

水沟里的水大了些，浑浆浆的，蒿草也高大了不少，却被践踏得东倒西歪，乱趴在地上，显然是有不少人踩踏过。

“你就是前日拾金条的老哥吧？”

烟客回过头来。大街上一二行人，寥寥地走。日头高高的，天上稀少着几片云，四周空阔得寂静。只抢剪子磨菜刀的，仍坐在那路边道口，旷远的天底下，“嚟——嚟——”一下一下，磨着他手上的菜刀。

已经磨得很亮了，可还是在不停地磨。再寻不着一个人影，只他和抢剪子磨菜刀的在。

## 葛均义卷

“老哥是和俺说话？”

“我认的你，你就是那天拾金条的老哥。”

烟客走近前，看见那地下，放着好几把菜刀、剪子，已经磨好了两三把。磨剪子的，半花了鬓发，已是半百之人。不过这活计，扛着条板凳，日日走街串巷，风吹日晒，年纪就显得衰老些。

“老哥磨得好刀！”

磨刀老头停住，拿粗糙的拇指，试了试刀口，带着水磨的灰，放到已磨好的菜刀堆里，转过身，挪了挪身子说：“坐下吧！”

凳子前窝着两团人影。

磨菜刀人腰里摸出烟包，又摸出卷纸说：“卷颗？”

“俺用这个。”烟客打腰里摸出了烟袋。

磨菜刀的就撕一条纸，包里捏了烟末，撒在纸里，指头拨匀，日头地，“嘶拉、嘶拉”地卷起来。

两个人抽着，地上有烟影袅袅绕绕的。

“这些天，到这沟里来找金条的，没断了溜儿。

“又有拾着了的？”烟客有些紧张起来。

“唉，哪那么多的金条，沟都快踏平了。”

“老哥，你听说那根金条，警察局寻着丢金子的主没？”

“我说你这位老哥，犯傻了怎的？进了警察局，那

还不是肉包子打狗？”

烟客一脸的疑惑。

“‘四眼’局长，全镇哪个不认得？明明是火焰山的牛魔王，你还把他当成观音菩萨！”

烟客“啊”的一声，立刻煞白了脸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那、那金条是俺拾到的，俺……”

“别犯傻了！那警察局，进去能活着出来，就算你命大，说不准，还给你扣个胡子的罪名。”

“那、那……”

“这年头，兵荒马乱的，这金条，我看有也罢，没有也罢，拿不准是福是祸！看开点，原本也不是你的！”

磨刀的使劲抽完最后一口，把烟头在凳子上拧拧，扔到地上，打地上摸起把旧菜刀：

“老哥，别想了。这世事，就像这菜刀一样。都说旧呵、破呵，可磨快了、亮了，就又要砍东西，碰上硬的，说不定就会又砍出缺口。”

菜刀在磨石上又开始荡起来：“嚓——嚓——”

## 五十三

老榆树底的日子，添了些许的热闹。先是朱家女人，一连几天大吵大闹，要死要活的，院子里一跳老高。

后来，也就见不着跳了，听不见骂了。日子要过，铺子还要开下去，总不能叫朱家绝户了。女人叹口气说：

“这人，要是心里想着谁，那眼里的影儿，拿刀子都刮不去。”

旗镇有钱的人家，说二三房女人，算不得稀罕事。到四五十岁，添上一子，自是欢天喜地的大事，积攒的家当、田产呵、香火呵，有人继承了。起名：“金良”呵、“玉柱”呵，“发财”呵、“国栋”。

也有往低里起的：“狗剩儿”、“臭子”、“拴柱”之类，怕养活不住，半路夭了。待大些，就再另起上一个治国安邦、鲲鹏展翅的大号。

到了十二三岁，就觉得孩子大了，娶上一房羞羞答答的媳妇，垂两条黝黑的大辫子。镇子里的穷户人家，或许就打乡下说来一个。

这样的人家，是怕自家半大孩子，被坏人勾引了，

进了窑子、赌馆儿，或是抽了大烟，就完了。说一房大媳妇，看着，管着，读书识字，守稳稳当当的一份家业。

毕竟是男人和女人的日子。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对着个淌鼻涕的小男人，哄孩子状。

孩子总是会哄大的，小男人一长大，变成一条七尺的大汉，就嫌女人老了。

便再娶一房，模样啦，胖瘦啦，甚至门户，都要选的。大女人的日子，过得就有些清寂寡淡。有时就独自流下泪来，顺着多皱的眼角，一滴滴落到枕上。

待小男人老了，大女人也多不在了。田产家资颇丰，心还花着，富贵思淫逸，就再娶房小妾。

看中了哪家的闺女，就请媒婆去说合。俗话说，跑细的腿，磨破的嘴。媒婆的嘴，必是薄的。十几年日子绽开的一朵花，是长在爹娘心头的肉哎！媒婆便盘腿坐上人家炕头，说富贵，说荣华，说大男人懂得疼小，这好那好，脸上的麻子也变成了一朵花。

媒婆索了生辰八字，送去了男方家。

婚姻的事，草率不得。要请先生推算一番，命里有无冲犯，是否相生相克。若小有不合，还得找人破解。

也有的早就心不在焉，纸灯笼街、杏花巷，迷上了哪门的“芍药牡丹、春草秋叶”，就花大价赎出来，娶

## 葛均义卷

到家做小。又会弄姿，又懂风情，一盏烟灯，对两杆烟枪，过悠闲自在的日子。

朱掌柜过小礼，着实叫他犯过一阵子难。鸡毛店的婆娘狮子大开口，礼单交到朱掌柜手上，嫁妆呀，衣裳首饰，还有一大笔叫人瞠目的养钱，叫朱家女人哭闹了三天。

半条街的人，都热闹地看。朱掌柜过小礼，抬的是“两猪两酒”。两头活猪，一黑一白，四蹄一系捆了。两个人，一根小杠抬在肩上，一前一后走得摇晃。猪没命地嘶叫，不停地挣动，被杀状，挣得人趑趄趑趄。

亏得是大小伙子，裸着膀子，一身疙疙瘩瘩的肌肉，走得生龙活虎。杠子上系着大红绸子，一簷一簷，火焰般爆着一团红艳艳的喜气。

两酒是两大坛酒。三十斤一坛，也红绸系了，俩小伙抬着，颤悠悠走得健俏。

后边六个闺女媳妇，提着一溜的大红包袱。小猫奶奶领头，七八只猫跟着，跑了半条街。

不少看的人咂舌：“到底是开铺子的，寻常的人家，谁个拿得起哎！”

老刘头远远地站着，揣着手，只眯着眼傻笑，涎水都打口嘴淌下来了。

定了亲，考虑的就是看日子、迎娶新人的事了。

## 五十四

老榆树底混沌着日子，荫凉是叫人觉得越来越金贵了。到了晌午天，连朱掌柜都过来坐会儿。

过路的也停停，在树底的荫凉里，站站脚，抹把汗，喘口气，歇歇再走。

天像是在掉火，烤得灼人。连镇子里吹的风，也觉不出一丝的凉意。人袒胸露背，衣裳包块石头，或垫块砖头，索性有人就枕着自家的两手，望一阵树荫里的天。一只慢慢飞扭着的蓝蛾子，亦或是一只长腿蚊子，或一只“嗡嗡”的牛虻，瞅着瞅着，不知啥时候竟睡着了。

醒着的人，摇着大蒲扇，赶过几片风，风也是热的。偶尔有人拎起衣襟，抹把脸上的汗。烟还是要抽的，就烟袋儿里掏上一锅，“巴哒、巴哒”抽着。红火，黄铜锅儿，只杆儿黑些。

杆是空心柳的，被粗糙的指掌，经年累月磨得溜滑。白玉烟嘴，就含在一大把的胡子里。就有烟、雾，打胡子里一口口喷出来，辣辣地弥漫在这福寿老榆

## 葛均义卷

树底。

一股股弥漫的烟雾，把小咬、蚊子冲起老高。

一旁的人，享受不了这滋味，直皱眉头，嘟囔说：“天上的大火烙不够，还拿这小火再烤。非要烤死、呛死几个咋的？”

忽刮起一阵凉风，一树底人精神一振，被凉风溜过的身子，舒坦死。但说过也过去了，闷热依旧是闷热。四外望望，仍是东西道，南北路，如蚁人。

街闲静，望很远，也瞅不见几个行人。一家家铺子的门，只空空地开着，不见有人进出。街上偶尔刮起阵风，也是倏忽即逝。虽小小的风，也已经把这街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，刮得无影无踪。

烟抽完，抬起脚磕磕，只剩下一点灰烬。待烟锅凉透，再把杆儿拧下来，一点细细的眼儿，朝外涌烟油子。打腰里摸出根细铜丝，顺着眼儿，慢慢地投。

一旁的人直皱眉，朝外挪挪，烟油子毒性。

抽烟老头自言自语，拉个呱儿，叫一树底的耳朵，渐渐都竖起来。

早年，不知打哪来俩老头，就对坐在这福寿的老爷府树底。没见着啥时候来的，有人看见的时候，就坐在那儿了。一个穿一身麻黑，戴着道冠，是个老道。另一个却一身的白袍、白髯，连头发都白透了。

## 葛均义卷

俩老头瞑目盘膝，直对坐了三天三夜。一会儿霹雳闪电，暴雨滂沱；一会又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俩老头只瞑着眼，结印盘坐着，渐渐地都有汗珠儿打两鬓星星点点地渗出来。

慢慢有人看出了门道，是两个人在斗法。

一连两天，没分出胜负。到第三天，黑衣老道额上渗出一层汗，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。

不知是啥时候，大树底架起了一口大锅，烧着大火，一锅油滚滚地开。有人把一筐河卵石，倒进滚沸的油锅里。老道挽起袖子，把手伸进滚油里，捞起一个。白胡子老头，也把手伸进滚油里，捞出一个。一大筐的河卵石，眼瞅着身旁各捞出一堆，把锅底捞了个空净。

有人抬来了铁链子，大挑筐盘着，几丈长。去了铁锅，添柴，火再烧旺，把一堆的铁链子，投进火里烧，每个铁环儿，都烧得透红。老道和白胡子老头，一人去火里扯出一头，两只手一点点往外拽。

每人身旁，都像堆了座彤红的小火山。老道的汗，顺着两腮直往下淌。

白胡子老头，仍是那样打坐，低眉垂目。

老道几乎无计可施。最后，叫人端来两碗烟油子，粘稠着，弥漫着浓烈的辛辣味道。老道看看白胡子老头，一错钢牙，端起一碗，“呼呼”地喝下去。

## 葛均义卷

白胡子老头，脸上突然露出一阵惧意，刹那间，一片飞沙走石，不见了。老道也顿时没了踪影。

那白胡子老头，是条千年的蛇精，终究还是输给了那老道。那老道的模样，有些像药铺子的赅先生。

一树底的人都乐，说咋能是赅先生？再说，赅先生也不老。不过是个瞎话，谁看见来？

女疯子远远地走过来。后面一群小孩追喊着：

“女疯子，上河沿儿，挖俩坑，下俩蛋，扭搭扭搭再回来！女疯子……”

渐渐就近了，一树底的人都精神起来。

女疯子怀里，抱一堆木棍子，对树底的人，眉飞色舞地说：

“你们看看，俺发财了！俺有这么多金条，你们看看，俺有的是，发财了……”

女疯子一路走过去，众人的眼神都被牵着瞅。小南方送个警察出来，也去瞅那女疯子。女疯子全不管这些，只一路地唱过去。

## 五十五

老刘头一觉醒来，见日头已经偏西。荫凉早挪去了东边，把他闪到日头地了。

日头的火气已褪了些。人已走尽，各忙各的事去了。树底只空空地婆娑着树荫，有微微风。一片凌乱的石头、砖块，几处凸起的粗树根，已被屁股们磨得锃亮光滑。

站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想起自家的园子，就独一个人，沿着空荡荡的大道，远远去了。

街西边，有许多的窄巷，一条条的，极深。纵横的血管样，日日里流着人。老刘头拐进了一条这样的西巷子里。

过了北大井，老远就看见道边躺着一个人。老刘头乐了，睡大日头地，歇着也不找个荫凉地场。唉，这人——

到近前，竟不对了，见个人在地上蜷曲着，腿直抽搐，不住地挣扎，满嘴的白沫子。

“烟客！”

## 葛均义卷

烟客张着嘴，说不出话，只捂着胸口，满脸痛苦的神色。

忙叫了人，连背带抬，几里地的山道，把烟客弄回了山窝棚。瞅着不行，老刘头又紧忙下山，去找小猫奶奶。

一来一去，把小猫奶奶找上山来，就已经上黑影了。

烟客平躺在小土炕上，扒了布衫，露出瘦骨嶙峋的身子。小猫奶奶叹口气，一条七尺多高的汉子，竟折腾成了这样，哪是人过的日子唉！

窝棚里的三只大猫，早速了七八个耗子了。山耗子胆大包天，大白天就地下炕上的跑。墙角的木箱子，早嗑出一堆白碴儿，留着细密的牙印儿。猫可欢实了，东抓西捕，嚼得“嘎吱嘎吱”响。

烟客躺着，脸彤红，烧得烤人，张着嘴喘，满眼的痛苦，手不停地抓挠着心口。

小猫奶奶拿指头，不住地敲打着烟客的肩头、前胸。随着手指头一敲一起，肉皮就弹鼓起一个肉包儿来，再慢慢地消下去。

“多大的火哎！看这‘猴疮’鼓的，快上山了！”小猫奶奶叨叨着，打怀里摸出个蓝布包，里三层外三层掀开，露出了两根雪亮的三棱针。

就取出一根含在嘴里，把剩下的一根，再一层层包上，揣进怀。腾出手来，取下嘴角衔着的针，捏住。手指头先在左肩头一敲，立刻就有个包儿，鼓鼓地弹起来。左手揪住，吐着寒光的三棱针尖，朝肉皮上一点，立刻一股紫血鼓涨出来。

小猫奶奶把针再拿嘴角咬住，腾出两手，揪住肉皮，一顿死挤，血淌得都黑紫了。

针眼被鼓住。再取下针，连扎几下，紫黑的血一下子又涌出来。烟客的脸色已见些好转，瞧得出，心里是舒坦了些。

小猫奶奶再挤两下，取出团棉花，蘸蘸，白棉花顿时像开出一朵惨红的小花。

打脖颈、肩头，挨排扎下去，牵着一溜紫点子，慢慢就到了胸前。小猫奶奶缓缓手，抹了把头上的汗，再换到右肩，打脖颈扎起。一顿针刺、手挤，在胸前接上。又揪住人中、下巴，七八针，随手揪了几下，喘着气对老刘头说：

“你也学学，说不定啥时候我病了，就得你扎。这猴疮打一面赶下来，一条线地扎上肩，就把猴子赶上了山。待耳台子一敲鼓出来，猴子上山，就没救了。扎猴疮，要两头截，在胸前截死。再打上面断了脉路，就扎死了。男左女右。若是女的，就先扎右肩。”

## 葛均义卷

烟客眼里的痛苦减些，手还是抓挠心口。小猫奶奶说：“八成是有臭燔，褪下裤子，把他翻过来。”

老刘头扒开屁眼，果然，里边鼓满了一堆的血泡。小猫奶奶取过针，一顿乱扎。多亏老刘头按着，疼得烟客吼一声，差点挣起来。

小猫奶奶揪了块棉花，塞进去，又拔出来，整个是血团了。

“给他按些烟末子！”

老刘头忙去掏烟包，抓出些烟末，连硬长的大指顶盖，一块使劲地按进去。

烟客刹时浑身一哆嗦。

小猫奶奶的背都汗透了。

烟客挣着起来，要去给倒水。小猫奶奶说：“还没完呢！”

猫依旧在地上欢实着，老刘头在墙角翻出了个罐头瓶子，一边擦着拿过来。

小猫奶奶叫烟客躺下，开始扎头顶，三棱针扎得鸡啄米一般，打外边一圈圈往里扎，咯吱吱响。这一口气，啄了几百针不止，一针一个红血珠儿。

老刘头去和面。真是好面！和在手上，抗捏。脑门也扎了，挤一片紫疙瘩。老刘头把和好的面递过来，小猫奶奶接了，抻了，捏了，弄成条牛舌头状，薄薄地贴